

大蒙古国时期忽里台大会散论

武汉大学历史学院 2003 级中国史基地班 徐鹏

内容提要：忽里台具有多项政治功能，自成吉思汗建立大蒙古国后，忽里台大会选汗的政治功能显得尤为突出。然而，这种蒙古族早期形成的制度，在蒙古帝国时期的内容和形式都发生了实质性的变化。本文将通过论述大蒙古国时期忽里台政治功能的弱化过程来探讨蒙古帝国忽里台大会与大汗选举的关系及影响。

关键词：忽里台 正统性 大汗权威

“忽里台”又作“忽邻勒塔”，是蒙古语 *quriltai* 的汉语音译，意为“聚会”，后来又译为“大朝会”。早在蒙古帝国建立以前，几乎所有蒙古族氏族或部落酋长的选举，以及战争、围猎等大事的决定、隆重宗教仪式的举行，都是以忽里台，意即大聚会的形式进行的。忽里台也是决定或宣布重大军事行动、分派征伐任务、宣布新定制度的会议。1206 年成吉思汗建立蒙古国后，忽邻勒塔成为蒙古国的最高国事会议，其主要职能为：推选蒙古大汗、议决重大军事征伐行动、颁发法令等。参加者为成吉思汗家族各系宗王、贵戚、大臣、大将。^① 由于铁木真是通过忽里台大会被推举为大汗，以后历朝大汗继位，都按照这个传统由忽里台大会推戴。元人对这一制度记述道：

“国朝凡大朝会，后妃、宗王、亲戚、大臣、将帅、百执事及四方朝附者咸在，朝会之信，执礼之恭，诰教之严，词令之美，车马服用之别，牲齐歌乐之辨，宽而有制，和而有容，贵有所尚，贱无不逮，固已极盛大于当时矣”。^②

忽里台在蒙古帝国的政治生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尤其是在大汗选举方面对帝国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截至目前，已经有多位学者在这方面作了有益的探讨。陆峻岭、何高济的《从窝阔台到蒙哥的蒙古宫廷斗争》对窝阔台、贵由、蒙哥时期的三次忽里台大会召开的情况进行了有益的探讨；^③ 周良宵《蒙古选汗仪制与元朝皇位继承问题》探讨了蒙古帝国早期忽里台大会的选汗仪制，并进一步论述了元代皇位继承的一些问题；^④ 白拉都格其的《贵由汗即位的前前后后》详细地考证论述了贵由继位前后的那段鲜为人知的历史，研究内容涉及忽里台制度；^⑤ 陈高华、史卫民、扎齐斯钦等学者的研究也涉及到蒙古帝国时期的忽里台问题。^⑥

前人的研究成果涉及到蒙古国时期忽里台制度的很多方面，不过，有关忽里台与大汗选举、忽里台与大汗正统性以及忽里台与大汗权威等内容，目前学术界还缺乏专门的研究成果，本文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就上述三个方面的问题进行初步探讨，请学界专家批评指正。

一、忽里台大会与大汗选举

按照蒙古习俗，蒙古诸部的汗和部落首领一般通过忽里台大会的形式推举，自成吉思汗之后，忽里台大会成为产生蒙古帝国新大汗的必要程序。蒙古帝国时期的忽里台大会的主要程序是：在召集忽

^① 余大钧译注：《蒙古秘史》第 495 页，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 年。

^② 《经世大典·礼典总序·朝会》，《国朝文类》卷四十一《杂著》，商务印书馆，1958 年 5 月

^③ 陆峻岭、何高济《从窝阔台到蒙哥的蒙古宫廷斗争》，《元史论丛》第一辑。

^④ 周良宵《蒙古选汗仪制与元朝皇位继承问题》，《元史论丛》第三辑。

^⑤ 白拉都格其《贵由汗即位的前前后后》，《元史论丛》第三辑。

^⑥ 扎齐斯钦《蒙古文化与社会》台湾商务印书馆 1987 年；陈高华、史卫民：《中国政治制度通史·元代》（第八卷），人民出版社，1996 年。

里台前，蒙古宗亲贵族们会召开“预备会议”，确定被推举的对象，然后在忽里台大会上让所有与会者履行推举手续。蒙古的一条法令规定：“如果任何人由于骄傲，自行其是，想要当皇帝，而不经诸王的推选，他就要被处死，绝不宽恕”。^①因此，为了渲染和粉饰汗位的正统性与合法性，大汗继任者往往尽可能地争取更多的人参加忽里台，例如，贵由继位时曾多次邀请“拔都出席即位典礼”；蒙哥被确定为汗位继承人后，“（其母亲）唆鲁和帖尼别姬以其殷勤礼貌，以获胜于族人戚属，招致彼等来会”；窝阔台和察合台系子孙拒绝参加忽里台时，“蒙哥合罕与唆鲁和帖尼别姬则继续遣使于此等宗王诸人，筑铺协商和友谊之路”。^②

成吉思汗去世以后，忽里台大会原有的推举意味越来越淡，形式化的味道越来越浓；忽里台上团结的景象日趋减少，激烈的争吵越来越多。反对者往往以拒绝赴会的方式来表明对被推举人的反对。术赤与窝阔台、察合台的矛盾被其子孙继承下来，拔都在西征时与贵由发生过矛盾，^③因此拔都系诸王反对贵由继承汗位，找借口拒不参加大会；蒙哥汗继位时，窝阔台和察合台系大部分宗王不满汗位被拖雷系夺走，也拒不参加。忽里台大会中反对者越多，大汗被认可的程度就越低。换言之，根据忽里台的实际到会情况我们可以推断出大汗权威的实际辐射范围。为了维护大汗权威，新任大汗往往要对那些违期不到或者迟到者采取惩罚措施。如贵由汗即位的第二年就对拔都采取了军事行动，“（唆鲁和帖尼）乃秘遣使者告拔都言：‘宜修备！缘贵由汗已率大军前临此地区也。’拔都深为感谢，整军以应之”。^④如果不是贵由突然去世，贵由与术赤之间很可能会有场激战。同样，蒙哥继位后，也对窝阔台系诸王进行严厉的惩罚：“叶孙脱、按只台、畅吉、爪难、合答、曲怜、阿里出及刚疙疸、阿散、忽都鲁等，务持两端，坐诱诸王为乱，并伏诛”；“定宗后及失烈门母以厌禳事觉，并赐死”；“滴失烈门、也速、孛里等于没脱之地。禁锢和只、纳忽、也孙脱等于军营”。^⑤

透过史料我们发现，蒙古大汗继任者必须具有一些基本条件，如具有黄金家族的血统，^⑥德才兼备，有很高的威望、丰富的人生阅历以及卓越的战功等。另外，年龄也是其继位的一个重要因素。失烈门因为年幼两次都被否定作为汗位继承人（虽然这其中还有其他原因，但失烈门被否定事实还是说明了这一点）。波斯史家志费尼《世界征服者史》记载：“其他的人认为，失烈门在成年后可以是一个治理国政的适当人选。但在合罕的所有儿子中，贵由以他的英武、严峻、刚毅和驭下而最知名；他是长子，处理危难最富实践，而且对祸福最有经验。阔端，相反地，病体奄奄，失烈门仅为一孩童。”^⑦拔都在推荐蒙哥时说：“在所有的宗王之中，只有蒙哥合罕具有一个汗所必需的禀赋和才能，因为他见过世上的善恶，尝过一切事情的甘苦，不止一次率领军队到各方作战，并且才智出众……成吉思汗家族中另外还有哪一个宗王，能够正确凭借正确的判断和清晰的思想掌管国家和军队”^⑧拔都向窝阔台系陈述自己不推举失烈门的一个重要理由是：“因为要安排从东到西如此广大的一个国家的事，不是孩子们的能力所办得到的。”^⑨

^① 约翰·普兰诺·加宾尼《蒙古史》，道森《出使蒙古记》第25页，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3年10月第1版

^② 拉施德《成吉思汗的继承者》第153、235、236页，天津古籍出版社，1992年。

^③ 拉施德《史集》第一卷第二分册，第297页，商务印书馆，1986年。书中记述了术赤和察合台在攻打玉龙杰赤城时发生的矛盾；《蒙古秘史》第255节记述了在决定汗位继承人时察合台与术赤的争吵，第275节记拔都从钦察草原遣使奏告窝阔台，说贵由、不里在西征结束的宴会上狂妄地辱骂了他。

^④ 拉施德：《成吉思汗的继承者》第218页；加宾尼《蒙古史》也记载：当他（贵由）听到这些鞑靼人报告说把我们带到他那里时，他命令我们回到他母亲那里去，他这样做的理由是：他打算在次日起他的整个向西方世界进攻的旗帜——如我在上面提到的，这是知道这个消息的人明确地告诉我们的——他希望使我们不知道这件事。

^⑤ 《元史》卷三《宪宗纪》；《史集》第二卷第249—256页。

^⑥ 余大钧译注《蒙古秘史》第254节、255节。

^⑦ 志费尼《世界征服者史》上册第276页 商务印书馆，2004年。

^⑧ 拉施德《史集》第二卷第237、238页。

^⑨ 拉施德《史集》第二卷第240页。

从上可以看出：“关于可汗大位或世袭职位的继承，则无一定的准则。长子虽会得到优先的考虑，但就一般的史实来看，似乎是以人才的杰出为主要条件的。”^①一旦被人抓住把柄，这些人就可能会丧失被推举的机会。前述失烈门因未成年而不被宗亲贵族们推举，贵由则得到脱列哥那哈敦支持，因为年龄和治国经验的优势条件而做了大汗。同样，蒙哥能够继承汗位，除了拔都的鼎力支持，也是由于他的丰富阅历和崇高的威望使绝大多数的蒙古贵族愿意支持他。

大汗继位后，与会者向新汗宣誓效忠是忽里台大会的一个重要程序。立誓约是蒙古的一个习俗，^②“氏族联合或比较大一点的部族联合的成立，都是要立誓结盟的……并举行立誓的仪式”。^③贵由汗继位时，全体一致立下了如下誓书：“只要你的家族中还留下哪怕是裹在油毡和草中，牛狗都不会吃的一块肉，我们都不会把汗位给别人。”^④不过，参加忽里台的蒙古诸王实际上是以自己的利益得失为前提来对待自己誓言。在政治斗争中，他们都会让忽里台为己服务，而很少让誓言成为妨碍自己行动的紧箍咒。蒙哥继位时，窝阔台和察合台系诸王表示反对，《史集》记载道：

他（额勒只带）说道：“（窝阔台即位时，）你们曾全体一致议决并说道：直到那时，只要从窝阔台合罕诸子出来的，哪怕是一块臭肉，如果将它包上草，牛不会去吃那草，如果将它涂上油脂，狗也不会瞧一眼那油脂，我们仍要接受他为大汗，任何其他人都不得登上宝位。为什么另搞一套呢？”^⑤

这是软弱无力的申辩，在当时是无济于事的，在政治面前，誓言不具有任何约束性，它服从于现实利益。既得利益者希望所有的人谨记所立的誓言，而那些汗位觊觎者们则会千方百计地寻找自己不再遵守誓言的理由。在忽里台上，有实力的人才具有发言权，一旦权势人物表了态，其他人是不敢站出来表示反对的。即使自己不同意，也只得违心地随着众人一起附和，甚至起誓。“所谓全体宗亲贵族参与议决的忽邻勒塔，不过是实际拥有最高权力、占支配地位的人藉以实现自己意志的形式。”^⑥所以在忽里台上，誓言的有效力和持久性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大汗本人及其所在集团所具有的实力。因此出使蒙古的基督教使节加宾尼对向来重诺言、尚忠诚的蒙古族有另一番评价：

在他们中间是找不到真实的。确实，最初他们是甜言蜜语，但到了最后，他们就像一只蝎子那样蜇你。他们十分狡猾和欺诈，如果他们能够的话，他们就利用他们的诡诈来笼络每一个人。^⑦

二、忽里台大会与汗位正统性

对蒙古大汗而言，有了正统地位，才具有合法性。怎样才能获得正统地位呢？血统是前提，因为只有黄金家族的子孙才有资格当选为大汗；军事实力是后盾，如果没有相当的军事实力，是不会受到众人推举的；程序是关键，忽里台能解决这个问题，它能为大汗的权威披上合法的外衣，也能为大汗树立正统形象。于是，忽里台受到蒙古贵族重视，同样具备血统和军事实力两个条件的汗位争夺者们会千方百计地在程序问题上做文章，借以创造、维护自己的正统地位。

关于汗位继承问题，成吉思汗在指定窝阔台为继承人时曾经指出：“我的言语不差，不许违了。若斡歌歹的子孙每都不才呵！我的子孙每岂都不生一个好的。”^⑧成吉思汗的这段训言说明，蒙古帝国

^① 扎齐斯钦《蒙古文化与社会》第237页。

^② 志费尼《世界征服者史》上册第277页记载：“又按照他们的风俗，他们立下文书称他们不违背他的话和命令……”

^③ 扎齐斯钦《蒙古文化与社会》第248页。

^④ 拉施德《史集》第二卷第217页。

^⑤ 拉施德《史集》第一卷第一分册第154页。

^⑥ 白拉都格其《贵由汗即位的前前后后》，《元史论丛》第三辑。

^⑦ 约翰·普兰诺·加宾尼：《蒙古史》，道森《出使蒙古记》，第16页。

^⑧ 余大钧认为：《蒙古秘史》成书于蒙哥即位之后，还认为《秘史》所载的这句话是后人蓄意伪造的，伪造是为了达到重大的政治目的——塑造蒙哥汗位正统形象。见余大钧译注《蒙古秘史》。

汗位属于整个黄金家族，成吉思汗的子孙都有资格做大汗。窝阔台系诸王在用忽里台大会维护其正统地位的同时，首先对成吉思汗训言发出挑战。“在窝阔台汗死后充任执政的脱列哥那皇后利用权力，违反新汗必须由已故的大汗提名的原则，而改立己子贵由为汗。”^①贵由接受众人推戴时附以条件，“在我之后，合罕之位要归于我的家族。”^②莅会者还签署了文约，以示对他的忠诚和服从。脱列哥那和贵由的举动自然会引起拖雷等其他系诸王的不满，也会降低贵由汗在其反对者心中的威信，并使他的反对者有了违背誓言的借口。拔都推选蒙哥为汗时曾说：“窝阔台合罕诸子既已违父命，不立前述之失烈门，故尤不得居汗位。更有甚者，彼等违背古旧之扎撒与约束，不商之于兄弟，以无罪而杀成吉思汗最爱之幼女……以此之故，汗位不可属于彼等。”^③当皇后的使者八剌用窝阔台的遗言反对时，蒙哥的异母弟木哥反驳道：“太宗有命，谁敢违之。然前议立定宗，由皇后脱乃与汝辈违之，是则违太宗之命者汝等也，今尚谁咎耶？”^④

当然，在正统性问题上蒙哥同样并非百分之百站得住脚。因为在推举贵由为汗时，与会者都宣誓保证要把汗位永远留在窝阔台系。虽然窝阔台系的做法，有违成吉思汗的初衷，但是众人在庄严的忽里台大会上毕竟发誓遵从了。因此，蒙哥当选为大汗窝阔台和察合台系诸王也不服气。由于蒙古帝国与黄金家族是一体的，大汗的正统地位在一些宗王身上得不到承认，那么其在宗王领地内也不会得到相应的认可。

忽里台大会大汗选举的正统性在帝国末年遇到严峻的挑战。蒙哥死后，忽必烈固然有资格继位，但阿里不哥以及宪宗诸子也都有资格继位。忽必烈与阿里不哥各召集了忽里台，两个人并被拥立为汗。《元史·世祖纪》记载：

“中统元年春三月戊辰朔，车驾至开平。亲王合丹、阿只吉率西道诸王，塔察儿、也先哥、忽剌忽儿、爪都率东道诸王，皆来会，与诸大臣劝进，帝三让，诸大臣固请。辛卯，帝即皇帝位。”^⑤

《新元史·阿里不哥传》记载不久的另一次忽里台：

“中统元年，世祖即位于开平，阿里不哥亦僭号和林城西按坦河，太宗后王海都，宪宗后王阿速带、玉龙答失、昔里吉，察合台后王阿鲁忽，曲里坚子阿而喀台，旭烈兀子出木哈儿等及拔都母库托克台可敦皆附之。”^⑥

在如此短的时间里出现了两个忽里台，选出两个蒙古大汗，说明了忽里台大会在确立大汗正统性方面的局限。正统只有一个，忽里台却可以有两个或多人召集，忽里台大会与蒙古大汗的正统性之间出现了严重的背离，这种背离不是忽里台制度所能解决的，只有通过军事实力的较量才能最后见分晓。阿里不哥在势穷力竭，投降忽必烈时，忽必烈问他：“我亲爱的兄弟，在这场纷争中谁对了呢，是我们还是你们呢？”阿里不哥回答道：“当时是我们，现在是你们。”^⑦从阿里不哥的回答可以看出，他们两人所召开的忽里台都符合程序，都合法。只不过正统具有唯一性，忽里台这时已经解决不了正统问题了，只有通过战争来解决。

三、忽里台大会与大汗权威

^① 周良霄《蒙古选汗仪制与元朝皇位继承问题》，《元史论丛》第三辑。另外，《史集》第二卷 第 215 页记载：“关于汗位，宗王和异密们议论道：‘由于成吉思汗预定为合罕继承者的阔端业已去世，脱列哥那哈敦则 倾向于贵由，而按照窝阔台合罕遗命的继位者失烈门又未成年，所以最好还是拥立合罕的长子贵由吧。’”

^② 拉施德《史集》第二卷，第 217 页。

^③ 拉施德《成吉思汗的继承者》第 155 页。

^④ 宋濂《元史》卷三 《宪宗纪》。

^⑤ 宋濂《元史》卷四 《世祖纪一》。

^⑥ 柯绍忞《新元史》卷一百一十《阿里不哥传》，中国书店 1988 年 8 月。

^⑦ 拉施德《史集》第二卷 第 306 页。

蒙古帝国建立后，成吉思汗确定了汗权神授的观念，由此树立了大汗的绝对权威，大汗的意志就是法律，大汗的旨令必须不折不扣地执行。^①大汗的巨大权威在当时基督教使节的书中有很明确的反映：“鞑靼皇帝对于每个人具有一种惊人的权力。除了他指定的地方以外，没有什么人胆敢驻扎在任何别的地方”。“不管他给予他们什么命令，不管什么时间，什么地点，不管这命令是要他们去作战，去生或去死，他们都绝对服从，没有一个字的反对”。^②上述记载反映了大汗至高无上的权威。对蒙古宗王而言，只有得到汗位，才能具有如此的权威。在汗位争夺中，有实力的竞争者往往违背大汗的遗命和自己曾立下的誓言，甚至通过阴谋来谋取汗位，这些违背汗位正统性的行为使大汗的权威受到了巨大冲击。树立大汗至高无上权威的成吉思汗绝不会料到权威的破坏者不是来自外部，而是来自黄金家族的子孙。

成吉思汗在蒙古人心中是至高无上的大汗，他受到臣民和子孙的膜拜和拥戴，他的权威是其后代所无法超越的，甚至在他死后，也没有人公开违背他的遗言。在忽必烈以前，大汗对于整个蒙古帝国具有最高的权威，这可以从很多史实中表现出来。如“窝阔台合罕在位时，在拖雷汗死后，未与宗亲商议，擅自把属于拖雷汗及其儿子们的全部军队之中的速勒都思部落中的两千人给了自己的儿子阔端。”^③他还命令绰儿马浑讨伐伊朗，派遣阔阔沙亦和速别台远征钦察、撒黑辛和不里阿耳，自己和拖雷征伐金朝；^④贵由时代，大汗有干预宗王王位继承的权力；^⑤蒙哥时代，可汗仍然有干涉各支宗王王位继承的权力，^⑥但在忽必烈即位后，窝阔台、钦察等兀鲁思就渐渐就很难再听命于他了，这些诸王甚至公开和他对抗。

贵由、蒙哥对察合台汗国王位的干预至少可以反映出：在贵由、蒙哥时，西道诸王国还是受控于蒙古大汗的。对整个帝国而言，成吉思汗、窝阔台汗、贵由汗、蒙哥汗时期，蒙古大汗还有控制全国的权威。不过，总的来看，大汗的权威呈日益下降的趋势。到忽必烈以后，随着蒙古帝国分裂，蒙古大汗实际上已经不再是整个蒙古帝国的大汗。

忽里台大会是一面反映大汗权威的镜子，大汗实际权威的大小与大会规模大小成正比，蒙古帝国后期所召集的忽里台的规模日益萎缩，到会人数的减少和来自地区范围的缩小，^⑦反映出蒙古大汗的实际影响力的减小。“自1259年蒙哥死后，对各兀鲁思来说，必须参加的全蒙古忽里勒台就再也没有举行过。”^⑧因为蒙古本土已经没有足够的号召力召集西道诸汗国都来参加全蒙古忽里台大会了。随着西道诸汗国独立性的增强，蒙古本土的忽里台对他们已经没有多大的意义了。在自己的领地内，“他们有发号施令和裁决的特权”，^⑨蒙古大汗的权威在西道诸王国内逐渐丧失。随着血缘关系的疏远以及中央与地方政治经济利益冲突的加剧，大汗在整个帝国的权威与宗王在地方的权威已经开始发生冲

^① 陈高华、史卫民《中国政治制度通史·元代》（第八卷）第25页。

^② 约翰·普兰诺·加宾尼《蒙古史》，道森《出使蒙古记》，第26页。

^③ 拉施德《史集》第二卷 第204页。

^④ 拉施德《史集》第二卷 第32页。

^⑤ 《史集》第二卷 第177页记载道：合罕和察合台死后，尽管王位的继承人是早在父亲成吉思汗在世之时就在范延堡因箭伤去世的察合台的长子木秃坚的长子哈喇一旭烈兀，但贵由汗因与蒙哥合罕作对，却派遣察合台之子也速一蒙哥去君临察合台兀鲁思。

^⑥ 《史集》第二卷 第145页记载道：拔都去世后……蒙哥合罕尊敬地迎接了他的儿子撒里答的到来，授予汗位，并准许他回去。撒里答在归途中死去，蒙哥又将拔都的汗位赐予了拔都的儿子兀刺黑赤。第177页记载道：蒙哥合罕当了合罕之后，他下诏让哈喇一旭烈兀杀了也速一蒙哥，并让他以王位继承者资格成为察合台兀鲁思的君主。

^⑦ 根据《史集》记载，成吉思汗、窝阔台汗即位时，蒙古帝国的重要人物都参加了忽里台；贵由汗即位时，拔都系没有出席大会；蒙哥即位时，窝阔台、察合台系的大部分宗王都没有出席，甚至计划发动政变；忽必烈即位时，连拖雷系的人都没有到齐，更不用说其他宗王、贵族了。

^⑧ （俄）格列科夫、雅库博夫斯基《金帐汗国兴衰史》，第100页，商务印书馆，1985年。

^⑨ 志费尼《世界征服者史》下册 第615页。

突。在贵由决定取消成吉思汗其余各宗王已开始享有的、并不断扩大的自主权时，他与拔都发生了冲突，以至于双方都开始备战。蒙哥任大汗时，是以承认并扩大拔都所在封国自主权来作为政治筹码维持相互之间和平。

自忽必烈时起，就再也没有召集过全蒙古诸王参加的忽里台，忽必烈及其子孙的正统地位在四大汗国境内始终受到一部分人的否定。“许多蒙古人和蒙古化的突厥人都惊讶地注视着在中国已征服地区内统治所发生的变化和蒙古大汗向中国的转变。”^①众蒙古人心中理想的大汗形象随着大汗向中国天子的转变而消失。另外，尽管大汗权威下降了，但对于整个成吉思汗家族言，这个汗位与其他汗国的汗位相比，仍具有很大的权威。因此，这对于有资格继承汗位的人来说，具有无比的诱惑力。但是他们都很难召集全蒙古或蒙古本土的忽里台，即使是召开了大会，会上也会充斥着明显的利益冲突与讨价还价。

根据成吉思汗的训言，大汗虽有指定继承人的权利，但新汗必须经过宗亲大会——忽里台的拥戴才能正式继位。^②成吉思汗虽然规定了以后的大汗必须出自他的子孙，但并没有制定明确的汗位继承制度。不健全的汗位继承制度使具有继承资格的宗王之间的汗位争夺日趋激烈，也给发动叛乱的人制造了借口。忽必烈争得帝位后，海都无视拖雷家族，决定亲自恢复窝阔台家族的汗位，屡屡和他作对，并以窝阔台的正统性为旗帜与忽必烈进行对抗。乃颜则宣布不再做大汗的臣属，还与海都联络，企图夺取汗位。忽必烈征伐乃颜时：“人见双方发矢蔽天，有如暴雨。人见双方骑卒坠马而死者为数甚众，陈尸满地。死伤之中，各处大声遍起，有如雷震，盖此战殊烈，见人辄杀也”。^③战争的惨烈足以表明大汗权威的减弱——大汗的权威越来越赤裸裸地表现在军事实力上了。

四、结论

蒙古帝国时期，推选大汗的全体宗亲贵族大会——忽里台发挥着选举大汗和维持汗位正统性的重要作用。在历次的汗位争夺过程中，它的神圣性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挑战，它最终成了大汗即位时必须举行的一个空洞的形式。随着忽里台所具有的神圣性日益被蒙古贵族淡化和藐视，它所具有的维护大汗正统地位的功能慢慢弱化了。由于受到黄金家族和外界力量的冲击，大汗逐渐不再是被帝国所有贵族景仰的大汗，大汗的权威日益下降。

成吉思汗在生前看到儿子之间存在很大的矛盾，“他习以为常地敦促着去巩固诸子、诸兄弟之间的和睦大厦，增强他们之间的友爱基础；并且时时不间断地在他的诸子、诸弟、族人的心胸中撒下团结的种子，在他们的脑海里绘出同舟共济的图画。而且，他拿譬喻去加牢那座大厦，充实那些基础。”

^④下面这两个故事讲述了他是如何教育他的儿子们的：

有一天，他把儿子们召来，从箭袋里抽出一支箭，折为两段。接着抽出两支箭，也折为两段。他越加越多，最后箭多到大力士都折不断。然后他对儿子们说：“你们也这样。一支脆弱的箭，当它成倍地增加，得到别的箭的支援，哪怕是大力士也折不断它，对它束手无策。因此，只要你们弟兄互相帮助，彼此坚决支援，你们的敌人再强大，也战胜不了你们。但是，如果你们当中没有一个领袖，让其余的弟兄、儿子、朋友和同伴们服其决策，听其指挥，那么，你们的情况又会像多头蛇那样了。一

^①格鲁塞《草原帝国》，第370页，商务印书馆，2003年9月。

^②扎齐斯钦《蒙古文化与社会》第238页：“大位似乎不是被认做财产的一部分，而可以任意授予某一个子嗣的。例如斡歌歹可汗的继承，虽有其父的遗意，但仍须经过全体宗亲大会——忽刺儿台的拥戴，才得践位的。”

^③《马可波罗行纪》第78章《大汗讨伐叛王乃颜之战》第299页，冯承钧译，上海书店出版社1999年12月。

^④志费尼《世界征服者史》上册第199页。

个夜晚，天气酷寒，几个头为了御寒，都想爬进洞去。但一个头进去了，别的头就反对它；这样，它们全冻死了。另外一条只有一个头和一条尾巴的蛇，它爬进洞里，给尾巴和肢体找好安顿之地，从而抗住严寒而获全。”^①

从上可以看到，成吉思汗不仅要他的后代团结一致、同心协力，还要他们能够服从于其中的某一个人，否则就会重蹈多头蛇的覆辙。可见，成吉思汗对他死后的蒙古帝国的形势是有预见的，但他的后代没有铭记他的告诫之言。他们因为互相不服从，使黄金家族分裂了，九头蛇的故事最终在黄金家族内部上演了。不仅成吉思汗传下来的四大支系分裂了，而且各个支系内部也分裂了，如在忽必烈与阿里不哥的争斗中，四大兀鲁思都分裂成两派：一派支持忽必烈，一派支持阿里不哥。中国古代传统国家结构的政族合一、家国同构的特点，使得国家的命运与执掌国家政权的家族的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大蒙古国同样具有这一特点，作为不健全的汗位继承制度的一个重要表现的忽里台制度与蒙古国的分裂也有着密切的联系。因为这种通过宗亲贵族推举产生大汗的制度，促使黄金家族的矛盾最终表面化，黄金家族的分裂导致了蒙古帝国最终的分裂。庞大的帝国版图是需要有巨大的粘合力才能保证帝国的统一，而处于中心地位的大汗因政治影响力日益减小而无力扭转帝国分裂的命运。

^①志费尼《世界征服者史》上册 第199—200页。